

DEC 21 1945

讀者文摘

航 余 · 倫子婁 編 主 生泉張 人行發

期五卷一



和記運翰報關行

代客報關
手續簡便
代提客貨
負責裝運
運翰迅速
取費低廉

如荷光顧 誠懇歡迎

地址上海福州路八九號二二三室

電話一九一四三號 一〇五八號

論中國共產黨

慈生

論今日中國的大政黨，除國民黨外，當推共產黨。而今日中國的政治糾紛，雖參有不少脚色，實際上則亦不過為國共兩黨的糾紛。他倆在政治舞台上，可以說是一對生死冤家，雖經過國共合作及共同抗戰這兩個喜劇性的場面，但同床異夢，勃然不絕，無時無刻不在作尖銳的抗衡，終於在短短幾十年的國民歷史上，却給他倆塗上一大半血淋淋的故事。

就片面的理論簡單言之，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中共在中國沒有存在的客觀條件。這話，凡聽過國民黨所宣傳的，應該都明白了。可是，中共是否因此而確告消滅了呢？相反，它之存在仍為鐵的事實，自有人信仰它，參加它，到現在反復更甚有取國民黨而代之的雄圖，它能否達到此一目的，可不具論，但它之存在，應該為我們所承認。國民黨有時專作高調，把事實反而視若無睹，這是不聰明的，因此，人們有時對現實感到苦悶，而興起反感，以為如果沒有中共在旁不客氣的鬥爭，國民黨的腐敗，一定日益嚴重，作此觀測的，雖不無觸到一角的事理，但究竟太表面了。因為中共並不是為國民黨而產生的，而存在的，它只是在中國這歷史的、這地理的、這經濟的種種條件下而產生的，並且存在的。

為什麼人說中共在中國沒有存在的客觀條件，而我們則相反地說恰有其必然條件呢？就歷史看：每一朝代的變亂，都起於農村，而以農民為主幹。過去，人稱之為逆，為賊，為匪。以今日新的目光觀之，則為革命，為維新，為被壓迫或被統治階級與壓迫或統治階級的鬥爭。而發生此種變亂的原因，主要由於政治腐敗和歲歉年荒。民國以來，上承封建的餘毒，下啓列強的侵凌，中經軍閥的專橫；內在的，是瘡痍滿目，世亂如麻；外在的，則科學文化，日新又新，國民黨處此場合，應付的確煞費苦心，其不能盡如人願，事屬不能盡免。而身處荒蕪農村中的農民，自有被知識份子所鼓動所糾合所領導而鬥爭的必然。再說地理的、中國政治的、經濟的重心，都處於沿海，亦發達於沿海，江西雖地居東南，但山高地遠，民智簡單，性格強悍，地雖產米，而佃農農居多，生活在水平線下。沿黃河各省，常被水患，湘鄂等處，又水旱頻仍，政府雖有救濟，而死亡的仍多。政府對於交通、水利、救濟等等事業，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所以中共在廣州暴動，轉瞬即為擴充，但一入江西，星星之火即告燎原。在江西被圍剿得幾乎絕滅了，但一入西北，延安就成中共的根據地，實力一天大似一天。由延安還一中心，蛛網一般，伸展到每一崇山峻嶺，每一荒僻農村，團團的織成了地下的一个大似欲攫國民黨而噬之的政黨，國民黨受地理的限制，也無法可加消滅。若從經濟方面言，中國的工業，落後而不發達，仍以古色古香的農業為主。而農村經濟，實在貧乏得可憐，因而城市的商業經濟，也毫無起色，鄉下人與城裏人，都是很窮的，所以孫中山先生說，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不過，我們若換一方

還有什麼可說

最後進口洋貨的總價值，說明了我們的國民經濟已瀕於總崩潰；說明了我們依舊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即使我們已然作為所謂「四強」之一的公民，但人人依舊逃不掉被剝削的命運！

請看本年一月至四月的進口商品價值數字（單位：國幣）：

一月份	九、三八二、八六四、〇〇〇元
二月份	一五、一七三、三二八、〇〇〇元
三月份	四〇、五七七、三五八、〇〇〇元
四月份	八一、五一〇、〇六〇、〇〇〇元
合計	一四五、六四二、八二〇、〇〇〇元
同期內，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進口數字（單位：國幣）：	
一月份	五九八、〇八二、〇〇〇元
二月份	二、八五八、四四五、〇〇〇元
三月份	四三、〇四七、七八〇、〇〇〇元
四月份	一五、八六三、二八六、〇〇〇元
合計	六二、三六七、五九三、〇〇〇元

同期內，出口物資的統計數字：

一月份	五、六四一、八四四、〇〇〇元
二月份	三、三〇八、九六四、〇〇〇元
三月份	三、九三七、一八〇、〇〇〇元
四月份	四、〇八三、八一八、〇〇〇元
合計	一六、七一七、七六六、〇〇〇元

四月來出口僅佔進口總數的百分之二一·六五，而四月份則減至百分之四·一一。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不久的將來，民族工業勢須完全壽終正寢，工廠關門，機器生鏽；工人失業，流浪街頭；老闆開時打打麻將，延延投機市場

面來看，根據中國的生活標準論，既然貧有大小，在大小之間，也就不難分出中國式的大富、小康、貧、赤貧等等的各級，因而中國的真正無產階級雖然很少，但無錢階級則多，雖小有產者，所入亦不敷所出，甚至不得所入，使生活時起恐慌或竟告斷絕，而政府方面，一切社會事業，雖辦而等於不辦，做官的官僚化，有錢的奢侈化，至於風氣的敗壞，貪污的流行，鄉保甲長的專制，日積月累，使窮人憤憤不平，便參加了與執政的國民黨作對的共產黨，作為他精神上惟一的出路。有這種種客觀的條件為中共建立，中共的產生與存在，非但自然，而且必然，千萬句說中共不當存在，那是無用的。

但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存在的共產黨，就不同於外國的共產黨了。固然，它亦是以馬列主義為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做到階級消滅的共產社會為目的，但它的份子，以農民為最多，以窮人為最多，與其說他們為因信仰馬列主義而為共產黨員，不如說他們大部份因受環境的逼迫而為共產黨員。所以他們過去也重演歷史上黃巢李闖等的故事；濫屠殺戮，羣衆是盲目的，他們只在這上面發洩得怨恨痛快。他們雖亦在工廠中活動，却以山鄉為立場；他們長時期不能公開，只在秘密發展，直到今天，還隱蔽他全部的真相。他們認為：國民黨已經掌握政權，要求輕易公開，是不可能的，而所謂民意機關的民意代表們，照他們的目光看來，大概多是國民黨所掌握的，因而實施專政，除非從若干方面打開幾條門路，仍是撲湯不換藥，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中共的領袖們堅決地相信：除非採取鐵與血，除非靠「國民黨」存其一共黨亡，或我存你亡，要從國民黨手中和平地取得政權，或平分秋色，實激其主張，正像貓嘴裏挖鐵，是不可能的，在這方面，他們是武力萬能的信仰者，他們崇拜實力，所以槍砲不全時，標槍大刀鐵棍，就是新銳的武器；煽動國軍叛變，搶收敵偽武器，襲取友軍槍械，無非都因此意。他們更因此而重視實力，為目的不擇手段，只要於黨有益，有機會可以利用，有既成事實可以造成，不惜以種種方法，使其實現。他們又有辨證的哲學，以辨證法指導其行動，與國民黨一正一反，排演着啼笑皆非的精彩節目。這種種，在外國是看不到的，在外國的政黨上也看不到的，所以中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的共產黨，馬歇爾先生說它不是普通的政黨，如果是就其中國式的這一點而言，並不失當。

但是，雖然有如許客觀條件，使中共產生，但是要能根基鞏固的生存，仍感不足的。在這一方面，我們須得重視它還有內在的優點，而有為國民黨所望塵莫及的，如組織吧，中共是嚴密的。運動是靈活的，國民黨呢？是官僚化的，鬆懈而且表面的。如工作活動吧，中共黨員有自動精神，切實而簡捷，不同國民黨之善兒官子，浪費而少實效。中共重真才實學，尤重忠實的幹才，雖不學無術，而以爲實地的由工作造就，比僅憑空談的資格更來得實際，所以善於提拔幹部，幹部多有豐富的鬥爭經驗，精妙的工作技術，苦幹硬幹實幹的精神，而國民黨呢？我不敢說它是有黨而無黨員，但幾乎是有不少黨員是不能算作真正黨員的。

中共能做到如此地步，無疑地，我們要歸功於其領袖毛澤東們了。實在，毛澤東是中共的偉大領導者，富於組織與鬥爭的天才，尤有堅持不懈的精神，使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處從絕境中得救。毛澤東與一般領袖們，就各人的才賦，將工作分配得恰好，各人的表現，也恰如其分，不

我們這個國度的龍兒，依舊是一康白度！先生！中國依然是「康白度」的中國，還有什麼可說！

盛世危言

六月十日的美國「時代」週報說：「目前的中政府，無論在和平方面或經濟繁榮方面，皆無所成就。唯有認清現實，和利用空前的美國經濟的與外交的壓力，從事內部的清掃工作，始克獲致以上二者之成功。」

我們姑勿論魯斯主辦的刊物，其言論觀點是否正確，僅就這裏，它所提示的兩點說：「認清現實」與「革新」，倒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如何認清現實？簡單地說，就是要我們認清今日世界大勢的所趨與人民一致的願望。如何實施政治革新？就是要我們結束違反人民的願望與昧於世界潮流的統治，重新另開施政的坦途。

在今天以前的中國政治，其所種下的惡果，從「時代」週報所舉出的台灣亂例就可以看出：台灣人都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一方面給台灣帶來「空式空中堡壘的襲擊，而另一方面「光復」卻給台灣帶來不受歡迎的中國官僚政治。「中國式」在台灣成爲「不講求效率」與「混亂」的「同義語」；台灣人甚至對美國人說：「君等對待日人誠屬仁慈，君等投彼等以原子彈，乃竟投「中國人」於吾人！」

「時代」週報又說：許多外國觀察家認為，倘今日在台灣舉行一次民意測驗，則台灣人必首先投票歡迎美國人統治，其次，就投日本的票。

如果「時代」週報，沒有存心危言聳聽和造謠，僅此一例，已足發人深醒了！倘今後爲政者仍執

有使各派黨各取得合法地位，公開活動的權量，以主義及政治事實作公衆的選擇。然而過去並不。中共如一心一意地爲國，又何忍於抗戰勝利後破壞交通，掠地攻城，不使九死一生的人民，有稍事休息的機會？豈不是雙方都有不是麼？

在這方面，國民黨却是可得諒解，而且輿論不免要偏向於它的。爲了國民黨終是一個執政黨，它負有國家興亡的責任，抗戰終是它支持的。它防制中共，可以說是免得其故態復萌，使抗戰受害。它接收失區及敵偽財產資源，此時此地，是名正言順的。無論它過去有什麼的不是，蔣主席終是全國服膺的領袖，並且決意實施憲政，這是不會是一句空話。其望治之心，亦人無間言的。若國民黨所言不兌現，而政治現狀不力謀改善，它自己亦會舉起手來，打倒自己的。不幸，中共自抗戰勝利後，種種言論與行動，却失了大部份國人的同情，而覺得其過火與幼稚。如解放日報的一致蔣介石，只圖罵得痛快，却不估計罵後的反響，實在過火。佔取長春，意在造成既成事實，姑不論其是否對國家抑對國民黨作討價還價的資本，但其又不曾考慮到「先下手」固然「爲強」，「先動手」却亦「遭殃」，依中國人的道理，自然曲在中共，如因此而起內戰，罪魁禍首，自然亦舍中共莫屬，何況長春之應爲中央所接收，是毫無疑義的呢？這不是中共的幼稚是什麼？

因此，有人以爲國民黨官僚化，而共產黨則流氓化。爲什麼？就因中共的過火與幼稚。也許，我們所謂的過火與幼稚，於中共並不恰當，不過，我們是以中國的道理標準來立論的，如果與此種標準相距太遠了，自然要失却國人的信仰與同情。如中共的手段用得幼稚，裝稱老練圓滑，但一而再，再而三，就難逃反覆無常，毫無信義的批評。爲了它過於不合中國的道理標準，就不免見得過火與幼稚了。政治鬥爭，或政治革命，不把握住中國的人情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滲透它，使它漸變，量變了，質也變了。中共過去去立三路線，盲動得過火；今日一意孤行，豈非又幼稚得可憐？

天下事的成敗，實繫乎過火或幼稚與否。日本侵略中國，估計錯誤，是幼稚，動用武裝，是過火，終於失敗。中共不是想成功麼？但他估計錯誤了。抗戰勝利，民族性更旺，蘇聯遲遲撤兵，予中共不少便利，使人對中共的反感已甚，而他中國今日之需要和不建設，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當前的天經地義。能顧到此，就是識大體。國民黨很聰明，把握住國人望治不望亂的心理，對中共作種種讓步，所以雖在勝利後因接收問題，物價問題，失業問題，激起大部份國人的怨恨，但由於其苦心孤詣，以求國家趨於治平的識大體這一點上，却博得普遍的擁護與同情。而中共則不然，它只看到抗戰的良機已去，乃利用一般人望治不望亂的心理，擁兵挾持中央，一方面圖本身的發展，在資源豐富而外援切近的東北，拚命滋長勢力；一方面則迫使中央對其讓步，以獲取大利。國民黨以求治的姿態出動，中共則以透亂的形態出現，它雖在攻心的戰場上，贏得不少利益，而在攻城的戰略上，却使全國民衆疾首痛心，達於極點，實不智之尤！（下接第十頁）

悉出版界內情的人都知道：今天能買錢的書絕不是硬性的學術巨著，一本書或一本刊物，倘使沒有一女人「大肥」之類來點綴點綴，休想能爭取較多的讀者。

外國出版界常常以「最暢銷書」視爲最有價值的讀物；但在中國，報刊之價值不能以銷數定高下，這是中國出版界的特色！

愛讀書的人是如此少，愛讀本質「健康」的書報的人尤其不多，中國文化焉得不荒蕪？

幸福的豬

丁苦作



它說：「米價高漲到一塊錢一顆時，我也有得吃！」

瞭解蘇聯人

葉岡

誠然與訪問美國人和英國人相仿，蘇聯並不是一個牢獄。要瞭解蘇聯人對他們的制度作何感想，我們必須追憶上世紀的一個男童寄宿學校，與其嚴格的紀律，浩繁的規章和教師們的鞭撻之聲。那些學校裏的孩子們飲食極壞，而且居室寒涼。他們的生活方式被教師們規定，沒有一個孩子能夢想任意瘋行。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內工作，被准許的時候始得遊戲，一到鐘點必須就寢。

實際上，他們根本不越出學校的範圍；禁止與陌生人接觸，或者至少阻礙他們，使得不敢再寫。他們雖有他們的校刊，可是它的年輕的編者們總不致妄想在他們的報紙評他們的教師和校長，正如蘇聯人從不致妄想在他們的報紙裏批評他們的政府。那些孩子們可以批評他們的學校合唱隊唱得難聽，或者要求改其寒風刺骨的宿舍。同樣蘇聯人也覺得可以自由批評運輸不真，要求較好的車輛，俾使復員的士兵於返家途中不致凍死。學生從沒有想到在他的校刊里討論性問題，他決不覺得他賦有一種絕對的權利可以這麼做。同樣，蘇聯人也不能想像他們可以在報紙上討論政治。假如學生被發覺他在宿舍裏與同學討論性問題，他曉得這下可糟糕了。假如蘇聯人談論政治過分放肆，他們也會得到同樣的經驗，其「教師的皮鞭」便是西伯利亞。

這是否意指蘇聯人在他們的國家裏過不快樂呢？並不是。好像大部分的學生在他們所讀的學校裏也並非不感快樂。當然，少數性格上不合的特殊的孩子們確感痛苦，不過大多數都能適應自如，他們不時也非常想家，聲其人情上的溫暖和舒適。在這種意義上，極大多數的蘇聯人確實從沒有一個「家」。他們除「學校」以外別無所知。四十五歲以下的人已難得記得起革命以前的俄國生活了。

大部分外國觀察家所犯的錯誤，便是他們不知不覺之中將自己放在蘇聯人的地位上了。譬如米先生在他的大

使館里或者旅館里跟別的外國人談論蘇聯人，自然不禁要為他們的情形婉惜憫憫。然而當你跑到街上去，雜於行人之中和他們揀天，你便驚覺蘇聯人並不為他們自己感到憂愁。他們大都堅忍，和善而愉快煥發，並且你不禁會像同胞一樣愛起他們來了。

要了解他們，你必須能以俄國話和他們談天。不過倘若他們猜疑他們是在與一個外國人談話，他們便變得惴惴不安。他們曉得倘若外國人混雜便是觸犯刑章，因為他們曾被告誡，在他們國境的外面是一個衰落的世界，命定將趨消滅。他們深信這個世界與他們不相友善，因此常存畏懼之心。

然而他們對於這個世界仍舊極感好奇，美國政府出版的俄文「亞美利加」畫報，蘇聯政府限制只准銷行一萬份，其官定價格為美金八角三分。可是它的黑市價格却為美金一元，而且銷額五十倍于限定之數。就此以見必有無數的蘇聯人對於外面的世界渴想知悉。但是他們的教師告訴他們，脫離他們的學校乃是天錯，而他們也並不違抗這個苦諭。

在蘇聯，最有意思的人士是作家，劇作家，演員，畫家與科學家們。不過很少外國的外交官員或新聞記者曾有與他們私自談話的機會。只有與那些聲望卓著的人，交接方有可能。因為他們的聲譽，即使與外國人接觸當不致危及他們。甚至最卓越的蘇聯思想家們，倘若詢問他們如與一個外國人相聚一夕，是否有所礙，他們會含笑而答：「別擔心，歡迎今晚晚臨臨會下，即使無人曉得也無關係。」

在蘇聯的心理狀況上，並無革命之象可尋。若干外國觀察家以為他們業已在紅軍司令部中發現潛伏的反動。不過這是空想。紅軍司令部於一九三七及一九三八年業經徹底清除，而且不斷嚴斥不穩分子。紅軍散居各處，它的頭目們極少機會會集一起。紅軍的元帥們均被訓練成軍事機

器，他們待遇優渥，可是在政治上並無顧問之權。朱可夫元帥便是這類軍事要人間的最好例子。如無莫斯科的訓令，他簡直不能想像他可作一個稍涉政治意義的決定。有些在蘇聯的外國觀察家們認為史大林將逐漸自權力中引退，這顯示他們對於蘇聯和史大林雙方均根本誤解。史大林只有等他死後才會放下他的權力。

他的僚屬都怕他，因為他們曉得他的一句話便可決定他們的生死。可是他却為人民尊敬而崇拜。他們對他，一如十七世紀俄國人民之對「可怕的伊凡」。他也許可怕，可是也同是他們的保護者。假如某些事情壞壞了，史大林以下的僚屬便遭譴責。所有的「仁學」都自他而來。史大林的權力超然而無限制，也許唯一能將他的意見自由表達給他的人士是政治局的十三位委員。在莫斯科，沒有一個外國觀察家能夠找出這些委員們是否政見相異。政治局也許是蘇聯之內唯一真正自由討論的人士。它的委員們也是唯一被准許相察可以真正自由討論的人士。

當他們討論的時候，史大林沿着會議桌來回踱屢不息。突然他停下來說：「我以為某同志是對的。」於是這句話便結束會議。史大林確將所有提議的意見加以審慎考慮，他的決定往往是遵循多數方面的意見。不過即使他的決定是少數方面的意見，也沒有人會夢想反對它。

目前在政治局中沒有對峙的團體能夠產生，它的委員們也許發現他們持少數方面的反對意見，不過倘若若是這些人屢次屬於少數意見，則他們的政治生命定將壽終正寢。最後，他們將被排斥而由別人替而代之。

政治局的一位最著不著聞而勢力最大的人便是共產黨書記梅倫可夫。他目前的這個職位，史大林過去曾擔任過二十年以上。所有的昇遷，派遺以及蘇聯高級官吏的生命，都操諸其手。莫洛托夫並不能直接參預國內政策，不過他的外國情勢報告却可以影響它。其中勢力最大的是伏希羅夫元帥，他被公認為「馴良的亞巴」。無論如何，身居要職而愚笨拙劣，在蘇聯所受的懲罰並不比他們更為嚴厲。像伏希羅夫這類人雖然勢力甚小，但是假使他們忠於史大林和黨，他們一樣可保有的地位，榮譽和名譽。

近來不少外國觀察家逐漸認為蘇聯領袖們的國家主義色彩已變得多於共產主義的色彩。不過這並不確實，他們依然是基本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利用國家主義一如他們利用宗教，他們清楚這兩者的不可避免性，因此這利用它們為馬克斯主義服務。一直迄今，教會是在蘇聯的地位適可與共產黨在美國的地位相比，它是合法的，你可以加入它，不過倘使你加入了，你便發覺公務之門已向你們關閉。目前在蘇聯，國家管制政府的情形更趨嚴格。

蘇聯的領袖們懷疑我們？他們並非懷疑我們，不過並不信任我們的激烈的現實主義者與忠實的馬克斯主義者從不用旁人的言語而以旁人的行動判斷別人。他們討厭我們的行動。老實講，我們的某些行動確係錯誤，不過即使我們的行動真具善意而賢明，蘇聯的領袖們也難以信任我們。

作爲馬克斯主義者，他們深信沒有一個人是一個自主原素，全人類必定得循經濟史上鐵則行動。他們可以相信羅斯福看過他們，貝爾納斯也對他們心存善意。可是他們却深覺不論羅斯福有知無知，必然要按諸資本主義經濟的邏輯行事。貝爾納斯自然也是一樣。

一切爲了國家民族

丁苦作



蘇聯生活中的普通禁例是「你不可意見太多，要跟着我們的意見爲意見」。一位優秀的蘇聯作家和他的檢查官曾有如下的經驗：後者讀過作者的新著後說：「譯者頗具內容，而且意見很多」。他停了一下變聲而勝說：「不過當你的意見引導人民去思想，而你又不能確定他們將得何種種類的思想的話，像這本書便決不能出版。」

這類馬克斯哲學的金鐵操用，統治着全蘇聯的生活。這也是爲什麼蘇聯領袖們覺得難以瞭解外國世界的原因之一。所以官語自由與新聞自由等觀念大爲他們厭惡。比如他們會引用一篇六個月以前的美國「岩山報」社論，就當是國務院方面有力人士授意所撰的論文，足以顯示美國外交政策的最近動向。當你向他們解釋這是美國的新聞自由，他們也許根本不相信你，當你是一個僑君子，或者相信你，你却對你說：「那麼我們如何能信任一個甚至連自己國內的新聞都不能控制的懦弱無能的政府呢？」

這些是否意指，不久將來我們與蘇聯發生戰爭？當然這樣一個戰爭的可能並非沒有；不過我們非馬克斯主義者却可以坦白相信，戰爭並非不可避免。而且相反，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爲戰爭之有無，並不完全決定於蘇聯的態度，好像亦非盡定於我們的態度。

在現階段，蘇聯並不希望征服世界。蘇聯的領袖們一定清楚根本無此可能。他們所希望的乃是最大的安全。爲尋覓安全，他們將他們的國家向任何不遭抵抗的方向推進。他們沿着邊境不斷尋求柔弱區域，只要一見空隙，他們便準備滲入。防止戰爭的留一方法，乃要我們不容在歐洲或者亞洲再使社會或政治上留存空隙。

和平的最大危機乃是美國人與英國人，並沒有建立任何確定的「防禦陣線」。我們仍舊在「天下一家」的基礎上與蘇聯人商談問題，可是這個基礎却早已在崩解了。

那麼我們是否能與蘇聯人合作？假如我指合作的意義爲過去美國人與英國人，或者英國人與法國人，或者法國人與比利時人間的親密合作而言，則非常不幸。這個答案乃是「不能」。但是我們却可與蘇聯人往來，我們不應與德國人往來。因爲德國人想征服世界，可是蘇聯人今天並不願此。他們的領袖們深信由於歷史的必然邏輯，共產主義

義有一天將統治世界，假如他們能夠，他們決不放過任何機會以加速歷史的進程。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們必須作作戰以求救他們的目的。

蘇聯的政策者不變更，我們不能期望與蘇聯會有任何真正知識與文化上的接觸，而且蘇聯人對於英美宣傳品之深感興味必定使得他們的統治者更不許他們與外界接觸。實際上，美國想在這兩個國家間交換學生的計劃，必無結果。少數派派至美國或英國的蘇聯學生，均係經過高度訓練的共產黨員。因此他們的信仰不致爲資本主義世界的理論與物質誘惑所動。

不少軍事觀察家以爲史太林死後，蘇聯將發生騷亂。當然相當的混亂情形可能發生。不過史太林與政治局必曾慮及此。史太林死後，權力將歸入政治局。軍隊將被散置全國各地，因此使它在政治上不生力量，至於政治局本身之內，自然不致爭奪權勢。不過這十三位委員並非笨蛋，他們曉得嚴重的傾軋摩擦，對於他們的國家與他們本身，均將引致不利。

在蘇聯並無有組織的不滿情形，蘇聯的唯一一種之區是烏克蘭。那裏常有隱隱不和之象，蘇聯的領袖們素知這是個危險區域，故對它監視至嚴。不斷的清潔威脅着隨着烏克蘭，任何有嫌疑的反動領袖均被迅速逮捕。

蘇聯的領袖們由於他們有一種爲完成使命的信念，使得他們視其殘忍政策爲正當。有一批芬蘭的共產黨員渴望爲他們行動取得樣本。於是就教於史太林，問他這是他的主要目標。他答稱，要把他的一萬萬八千萬人在革命以前不識丁而貧苦的人民，轉化爲真正的人，使他們能創造一個新的文明，衝破這個文明。

蘇聯的領袖們如諸他們人民的負担，也許是任何人人民之中最最沉重的。可是這些領袖却替蘇聯帶來勝利，目前他們正對人民保證可得安全與較佳的生活。只要蘇聯人信這個保證，他們一定將做他們領袖們的後盾，繼續前進不怠。

譯自五月號美國讀者文摘
原著者爲一隱名作家

論中國共產黨

(上接第七頁)

人是最會解釋與體諒的，當人們最同情中共的時候，中共的種種行動，無不可得諒解的。如中共說國民黨如何如何，雖然過火，我們可以看作政治鬥爭上不得不如此的宣傳，而予以諒解，如中共煽動罷工罷課等等，我們亦可看作政治鬥爭上不能免的策路，亦予以諒解。但諒解却有程度，一到有種行動足以影響國家民族的興亡，威脅全民的生活的時候，可以將過去的諒解，全部變為厭惡，如你中共說國民黨勾結偽軍，為什麼東北的偽軍大部也參加了你們？敵軍為什麼幫助你們？你們歌頌中蘇條約，若當初中央與他國訂了同樣的條約，你們又作何說法？這些例是舉不勝舉的。中共今日在東北的行動，就是將國人對它過去的諒解全部變為厭惡，其極，有使人要求大肆殘殺，予以根本消滅的不智行動。

諺云：「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我們原不能以成敗論中共，況中共尚在成敗的途上徘徊。但一得入者昌，失人者亡」，上下四千年，縱橫兩半球，多少事實，證明「攻心」是得到成功的最上要訣。中共是知道這一點的，所以已改變了過去在江西的殘殺作風，歷來雖仍不免故態復萌，但已以種種圓滑巧妙的方法，獲取人心，但大局所在，中共若不作明察的決策，以加挽回，豈非聰明反被聰明誤！我們提筆至此，祇得拭目以視其後了。

本刊要目預告

論中國國民黨

美國配領導世界嗎

立川

照美國的資源豐富實力充沛的情形講，她是最唯一具有領導一個安全自由世界的資格者了。不過我們細細地研究一下美國的國情，有著一種崇拜物質享受、不顧道德的文化，我們不能不有所警覺，尤其是專好效法美國皮毛文明的我國人民，不要再盲目地追隨着美國的墮落文化吧！

本文為加拿大記者李氏所著，摘譯自本年五月份美國讀者文摘。譯者附白。

面對目前美利堅合眾國，有二個方式待她選擇：第一，她可以依照過去時代一個新生帝國的作風，把全世界聯合而加以控制，利用一切資源去繁榮它。第二，她可以聯合全世界而去替它服務，去拯救它，同時，即是為自己服務和拯救自己。

不要低估那些願採取第一種方式的美國人的勢力，孤立主義的新姿態，把美國的軍力擴張到國家範圍以外作為自衛的理論，這種現象並沒消滅，並且得到有力的贊助。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像這樣的自衛實不下於帝國主義）在每次嘗試中，常常被美國人民所唾



棄的。更進一步說，美洲聯邦照她自己的資源講起來，在歷史上可以稱得起第一個擁有世界財富優勢的國家了，沒有再去管轄其他國家的必要，她不需要外國的疆土，資源和人力。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一個明顯的機遇，付給了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世界偉大力量，去完成一個同樣偉大的道德力量。

假定美國將要應用她的領袖地位去使世界獲得利益，而並不無變成美利堅帝國的話，那這裏有些關於美國的道德問題可以談談了！談起這種問題時將要遮藏了其他別的問題，因為當前人類最重要的問題，是道德問題，而不是政治或經濟的問題。簡單的說來，美國人民的道德是什麼樣的呢？在普通美國人民的生活中，美國文化到底是一種什麼情形呢！

這個共和國的建國時候，完全根據每個人在上帝之下獲得自由，所以在那個時候，個人的自由，超越純粹經濟的和自私的野心之上。美國民主理論開始的時候，是同很深的宗教信仰，和每個人生活的能力不能分開的。

美國人民是最初有那種機會獲得普遍的財富，每個人可以獲得巨量的貨品。在過去的時代中有這種機會的只限於世界上幾個小的區域中，並且只限於少數的特殊階級而已。美國的人民保持着半個洲的土地，充溢着各種主要的資源，只要在一旦被發現後，立刻那些資源就可以變為成品。因為這些無與倫比的配合情形，他們建立了從未見過的極高標準的生活標準，這些他們就叫做追求快樂。

但是這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準，並不會產生

一個侍者，他相信金錢是從杯盤裏產生出來。和許多人相處，而能在別人的前面，這就是達到成功的一種能力。

酒店，是出賣着一瓶一瓶「瘋狂」的地方。

政治戰，是大家從口唇裏發射的戰爭。

她願意固着在「一語」中，而永遠的保有這一瞬間。

我希望你有健康，有財富，並且有享受他們的時間。

媽媽，我知道，但他真是一隻「憨憨的狼」。

鄉村睡去了，一個齧子一個齧子的。

怨恨是一種不敢表現出來的憤怒。

她是在眼淚的邊緣上，那裏是她中意的棲所。

一次愉快的哭泣，好像把你的心放到洗衣作去，洗淨一番。

沒有比午後的呵欠，更易傳染的了。

譯自 Magazine D'est

最高的快樂水準。不少貧窮的國家要比他們快樂得多；種種美國人的生活情形中指示出——從他們的文藝，從他們的犯罪，從他們的離婚事件數量，從他們的工不顧生活的現實情況而狂命地向巨大而且空洞的工業上去投資，從那公路上轉輾不斷而且無驕足地把貨物從家單向外送出的情形——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追求快樂是沒有成功。

這原因，是爲了她那用以立國的中，觀念，就是那宗教的信仰和內心的忠誠，已經在磨損殆盡了。代替尋找內在的愉快，美國人被外表的快樂所眩目，膚淺地滿足着那無髮底奢侈，這個把他們引入了歧途。

從幾個艱苦奮鬥的農夫和樵夫建設成一個國家的那種偉大的毅力，不是依靠着物質，而完全是在人的本身。當今美國式的生活和政治的主要傾向是生產更多的物質，他們相信會創造更好的人。這種哲學理論被每一個政黨，每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以及工商界，都在極力的傳播着，他們的論據是把足夠的成品生產出來，分佈出去後，人類的各種問題都會解決了。早年美國人所沒有聽過的那樣驚人底國家收入數字，已經變成國家的一種光榮象徵，一種至上成就的測量。然照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看來，大家都知道這種象徵是空虛的，這種測量是絕對不可靠的。

研究真理已經變成用巨萬元去研究一種新式的澡盆了，很像在一些不洗澡底野蠻人光臨前的羅馬，已在用那一「卡里果拉」(Caligula)一樣。

這種出口貨已經深入了世界各渴望着它們的地方；美國式的生活標準好像是人類的救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可以長生不老。

生活的標準不過是真正生存標準的開頭而已。繁榮是有用的，祇看它能否製造一種適合於培植康

樂底思想和精神的氣流，但是普遍地在過去的一切文化中，這種康樂都在繁榮開始的時候已經凋零了！

所以美國文化之謎的發現，不是在她本國或國際間政治底爭辯交流中。這個謎隱藏在一般普通美國人的生活中。她能像一個有巨量財富的人，能够求心智的愉快的長成呢？抑或像過去多數小康之民，因此而遭誘入邪途以至墮落呢？

這個問題不再是單獨一個美國的問題了。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因爲美國化的技能和心靈習慣已經分佈到全世界，並且這自由世界沒有美國來做領袖根本無法保持的。

在這個美國世紀中，假使一種中庸的世界文化是在初創中，再照我們所曉得的，假定文化是完全繼續下去的，那就得一定要根據着原有的美國觀念去建設，不僅僅是根據要繁榮的一種觀念上。文化不能永久地建設在一個車房中要有兩部汽車的理論上，像這種文化比起好萊塢五彩的大腿影片子來，差不了多少，前面很好看，後面沒有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說美國人能否解決世界上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問題，而是他們能否解決自己生活的問題，這問題是要保持她舊有的美德生活，這種生活才能抵抗這奢侈，這種病不斷在摧傷和毀滅着過去會長期享受着奢侈的各種人羣。

我們在華盛頓是找不到這問題的答案的。我們將要從那千千萬萬美國的不知名的家庭中，從那些微賤的被人遺忘了的，男的或女的小人物中，才能找出這問題的解答來，這些人們是在參與着這個人類社會的一個新的不平凡的大實驗，他們是世界的希望。

君如愛讀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原子彈不應秘密

倪家襄

美國過於相信原子彈的可能的防禦價值。這是完全可能的，現在生產着原子彈的並不只是美國大陸的工廠。全部科學家都同意其他國家能夠在二三年之內完成美國所成就的。或者他們能夠覺得其他原料製造比鎊更其破壞性的炸彈。

現存的最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最近曾說：

「既然美國和英國保有原子彈的秘密而蘇聯沒有，那末他們應該邀請蘇聯準備提出擬議中的世界政府的組織草案。」

「這一舉動會幫助消滅蘇聯因原子彈主要對他保守秘密而感覺到的不信任。我們應使蘇聯知道世界政府會保護他們的安全」……

「三強章就採用組織法之後，小國也應該邀參加世界政府。但是三強應該着手組織世界政府不論小國參加與否。」

我同意愛因斯坦教授原子彈秘密根本應該共享的意見。第一因為這原來無所謂秘密；第二因為原子彈的發明是一個國際性的創造，各國都有若干貢獻；第三因為原先是一個保守秘密，已經在列強間引起危險性的不信任。

可是，我以為愛因斯坦教授的這世界政府的提議則太遠了一些，我們須要世界政府，在它能夠成立之前。

這是科學家的工作。道正是他離開他所愛的隱居而談政治的時候。科學所創造的原子彈已經成為政客的玩物。美國最初全國保守秘密完全是為學術起見，因為秘密性問題與原子完全無思想的，直到一九四〇年未曾守過秘密。其後在蘇聯中，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首先達到目的。可是這也不是絕對確實的。

每個物理學者都知道這原子的原理。一個充分大量數的三五鈾就是一個原子彈。在道秘密被保守着之間，或許其他國家不會想在道技術上困難的工作上化費很多功夫

去使鈾二三五分鈾二三八；迅速地混合二個小形部份去製造一個超型部份，只因爲超了型就一爆炸。

原子彈的唯一的秘密是它曾起作用的事實。可是這秘密已隨兩個毀滅了的城市的確切中消逝了。還有什麼殘留着呢？所留的只是純粹的技術問題。雖然困難，可是已獲一羣有能的人並非超人所解決了。

無論那國家，有充分科學技術並且能化充分金錢，就能無難地完成這個成就。

即使現在美國是一堆一堆的原子彈的唯一保有者，可是一個國家保有了這高價而危險的東西有什麼益處呢？作爲防禦的武器，一堆原子彈等於什麼都沒有。

這又是古齊的羅馬哲學：若是你要和乎，你得準備戰爭。這哲學在幾千次戰爭中表示了破裂，可是依然被應該知道得較多的人們毫無意義地重複着。

若我們的原子彈不在此後幾年或幾個月中使用，那末其他國家也將堆積起原子彈來。若是他們的積儲比我們的少，還有什麼關係？只要足夠毀滅我們——若是他們首先啓事。

在過去兩個戰爭中，美國的偉大的工業力量證明了有決定作用。但在最初一二個錯點決定結果的戰爭中，道工業力量將不佔重要性。

一個原子戰爭會突然地輕率地興起——一個國家會首先下手，因為它恐怕自身成爲一個攻擊的犧牲品。

所以，若是我们準備炸彈以防可能的攻擊，我們也必須準備防禦。但是，有辦法防守嗎？對原子彈發展成功較任何人具有責任的奧本海默博士說：「世上決沒有對抗原子彈的辦法，可是或許有一個笨拙的辦法。」

但是我們不能希望住呢。一架轟炸機，那末擊毀百分之九十九轟炸機有什麼用處呢，若是百分之一就足夠炸我們的城市和和人民化爲灰燼？

防禦原子彈的唯一技術是放棄城市，在很深的地下建築我們的住屋工廠和大學，爲怕臨時會來的災厄而終日不見太陽。這樣一種生活值得過下去？

另一個防禦的方法是獨自製造原子彈所必要的原料。道意思是統制鈾礦，可是這種鈾礦全世界都有發見。捷克和蘇聯都有此礦。不斷的搜捕無疑地會發見更多的供給的來源。道礦質是確實的不出數月或將證明鈾不是製造原子彈的唯一原料。

這些提議的最壞特點是惹起不信任。我們將怎樣呢，若是其他和我們並肩作戰的國家，首先在原子力的競爭中獲得勝利，於是堆積了炸彈，並且相信它是原子秘密唯一的保守者？我們所想的正是這種國家今日對我們所想的。

蘇聯無疑地假定我們堆積着原子彈，因爲我們想利用它。

科學家能夠移道不信任？能夠保全科學和世界的將來嗎？他能夠做的事很多，今天他有比從前更多的權威。它的發言會被人聽從。在一個民主國家，沒有一事能夠做或，直到民眾明白並看到爭點。教育民眾要與研究科學相提並論。

我認爲每個人必須懂得和吸收一個簡單的真理。這真理就是使用原子力於破壞必須定爲非法；即以國際協定實施嚴格而有力的國際管制，沒有一家國家准許製造原子彈。

我們一起相信這真理，我們會使它有裨於生命。沒有人知道怎樣辦，可是這道理請有二個步驟可以應立刻立刻採取。

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顯然是美國必須按照提議將所謂原子彈的秘密交與一個特來的國際組織。這樣，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將表示它的偉大並且消除敵意。

第二個，在美國由國會並且人民——包括大量的科學家，代表組織一個機構，去討論並提議這種國際組織的最佳的方式。

譯自 *Margarine Digest*
原著者 *Leopold Infeld*

最近行政院頒佈公務員節約辦法，令全國公務員一體遵行，這篇漂亮的官場文章，正像一幅唐伯虎的畫，王羲之的字，若是掛在美奐美輪的房間裏，自然是頭脚相稱，處處是道，可是現在廣大的公教人員，都在飢餓線上從公，對這樣漂亮的字畫，除看看而外，還有什麼用處呢？

我實不懂，公務員的待遇，只在十萬元左右，如今所謂調整，也不到廿萬元，究竟是養老？還是養小？食，衣，住三個字，够支配那一個字的？行政院對這「基本數字」應該是敲得爛熟，請問叫他們究從何處節約起？他們够資格上舞廳上酒館嗎？事實上凡是上舞廳上酒館的都是大人先生們，貪官污吏們！如果認爲上舞廳上酒館就是浪費，而以浪費犯罪；不如認爲上舞廳上酒館就是貪污，而以貪污論罪！蓋這些人如果不貪污，那裏來的錢作樂？何必浪用「浪費」二字，只給貪污的人一種悲憤，給廣大的公教人員一種諷刺。前時日，立法院建議改善公務員待遇的辦法，得到全國各階層人士的贊成，當局要明白，公務員最低水準的生活，不能維持，行政院是要負絕對責任的！行政院的困難，我們固然瞭解，但是這困難是要想辦法解決，軍費可以緊急命令開支，公務員的待遇連命令開支都不能行嗎？拖延塞責，不是辦法，公務員都與當局一樣是人，而不是木石，是人就要有一定程度的生活。六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指出今後公務員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飢餓，疾病，死亡；一是貪污，舞弊，或自奔前程。我認爲這是大公報給公務員的一種侮辱，除去少數不肖份子，甘心墮落，走第二條路外，飢餓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不能再挨餓的時候，自然有辦法不挨餓，決不會消極的讓他疾病，等待死亡。大多數公務人員，都是有高尚人格的，教授罷課，法官罷公，粵，黔，皖，鄂，浙各省公務員請求改善待遇，這都是公教人員人格的表現。當他們將腹忍耐到了飽和點的時候，他們自然會拿出壯偉的行動來，「革命」不是「專利品」。

如果當局還是拖延塞責，只管自己舒服，不顧別人死活，這不僅是失敗，硬可說是違法！在法律上講，行政院對公務員的生活是要絕對的負責，這責任倘沒有盡到，且不想辦法解決，更或故意拖延，就是違法的行爲！逼迫太緊了，必然會掀開壯偉的場面，潮流啓示我們，腐敗的，落伍的，一定要消滅乾淨！嶄新的，進步的，才能伸展和健壯起來！

台維斯出版公司的經理台維斯先生，到南美遊歷了七個星期，帶回來這一個故事。

有一次他以主客的身份，出席一個午宴，這天下午，他已排定了滿滿的日程表。但是，午飯完畢以後，來客都在坐着談天，台維斯看看錶，其他的約會時間，一個一個的過去。

到了四點鐘，他實在忍受不住，便對一個美國的官員說：「什麼時候才散席呢？」

他的同胞很驚異的看看他，回答他說：

「在阿根廷，宴會的主客未離席以前，其他的客人必須等待着的。」

始終自負

開普拉問一個採訪員說：「爲什麼新聞記者常常攻擊我？」

採訪員回答他說：「他們說你太自負了。」

開普拉叫起來：「什麼！偉大的開普拉會自負麼？」

蘇聯人的幽默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校長斯濶羅爾博士，訪問蘇聯，他似乎覺得，勤勞的蘇聯人所缺乏的，是一種幽默感。但他參觀了工廠以後，他的觀念改變了。有一次他和一個機械士談天，談了幾分鐘以後，他取出烟來，請那個俄國人吸，還想把打火機打着，替他點火，但打火機恰巧出了毛病，斯博士爲了補救起見，立刻拿出一盒火柴，這原是他準備着這些不時之需。

俄國人帶了滑稽的微笑說道：「我想，你或許認爲那種機器的裝置，代表了國家控制的資本，而火柴，代表了自由企業。」

拉丁語字典

一位婦人到一家書店裏，要買一本拉丁語字典。

「我要一本字典，裏面有像那樣的話：『請你叫一輛出租汽車來。』」

「這張床氣打足了麼？」

店員有點不好意思的問她，她要這本拉丁語字典作什麼用？

她解釋說：「因爲，我就要到拉丁美洲去旅行。」

華東皮鞋商店

二時式二

二堅固二

二舒適二

二經濟二

特四
點大

如欲成功事業，必先立穩脚跟；
如欲立穩脚跟，
則非穿「華東皮鞋」不可！

上海南京路七七七號 電話二九五六六號

裸女吟

墨人

命運有三條可怕的道路——

第一條道路：同奴隸結婚，

第二條道路：做奴隸兒子的母親，

第三條道路：直到死時做個奴隸之身。

所有這些殘酷的命運，

罩住了俄羅斯土地上的女人。

——N·尼克拉索夫

在西南的川貴邊陲上，

我看見了一個沒有褲子穿的女人。

她一看見我這個陌生的行脚者，

臉上立刻飛來了，

一朵久久不散的紅暈。

來不及思維，

也來不及迴避，

她慌忙地往地上一蹲，

將襤褸的上衣，

遮掩着裸露的下身。

但是——那件上衣呀！

真像燒給死者的紙錢，

一個一個的洞眼，

在那裏宣示着它主人的肉體，

宣示着它主人的神羞恥咬傷了的靈魂。

因此，她臉上，舊紅暈上，

又添上了新紅暈……

她的茅屋彷彿一個衰邁的老人，

歪歪倒倒地，

癱臥在公路旁邊的山腳下。
矮矮的屋簷，
親熱地吻着地面的泥塵。

人和豬睡在一起，

人和豬界限不分……

在六月的如焚的驕陽下，

我的舌頭乾得發燒，

我的腳趾也被地面炒起了泡，

我就這樣莽撞地竄上了她的門。

我向她討口茶，

她搖搖頭表示沒有。

於是，我向她要口水，

她揮揮手，

叫她的膨脹着肚皮的，

全身沒有一根紗的瘦娃子，

用瓢在水缸裏搗了一個滿瓢。

我接着瓢咕嚕地飲，咕嚕嚕地吞。

她呀，她仍然像一顆釘子一樣地，

釘在那裏，

一動也不動身。

「孩子的爸呢？」

我好奇地問那個沒有褲子穿的女人，

她呆呆地望着我半天不作聲，

但終於把嘴巴扯成了一個弧形：

「啊，啊！打日本！
打日本……」

在這裏我不敢久耽，

在這裏我不敢久耽，

因為我已經餓昏了，
一個淳樸的靈魂。
於是，我走了，
吐着感謝的語言走了。

但我沒有料到，

她會竚立門口，

偷偷地送我遠行。

由於一種說不出的感情的激動啊！

我無意中回了一回頭。

但是，她呀！

她像一隻驚弓的鳥兒啊，

慌忙地往地上一蹲……

出賣海岸



「你花七千萬元買了這幢房子以後，當然有使用海洋的權利。」
轉載美國「星胡六晚郵報」

不折不扣

可人草

午夜二點鐘，我的電話響得很急。「請你快來，」值夜的在說。「你的病人密爾根夫人在分娩室中快要生產了。」

「等等，」我回答。「我沒有這樣一個姓名的病人。或許是別位醫生的吧。」我把電話掛上。二分鐘後電話又響了。仍舊是那位值夜的護士。「她剛才來的，」她說。「她在工廠中服役的，是羅斯安極爾區的醫生直接送來熱處的，我們當然讓她進來了。她急需要請您來，您千萬要來！」

自然我就去了。在分娩床上躺着一位十分美艷的少婦。她那赤褐色的頭髮好像夕陽照在枕頭上；她那雙頰好像和了乳漿的楊梅。我立刻換上衣服並且刷淨了，要把這件工作好好的進行，不到一個鐘頭產下了一個女嬰。很少初生的嬰兒像這樣可愛的。她有着一雙像她母親一樣赤褐色的頭髮。

在早晨我去問值密爾根夫人關於生產過程中需要填寫的話。她從容的告訴我。「我十分抱歉在午夜時光來驚動你們，」她說。「羅斯安極爾的溫斯東醫生叫我到你這裏來的。我趕快就來，這或許太匆迫一點吧。孩子好嗎？」她的頭髮是什麼顏色？」

我的回答使她安心了。過了一二天我寄一紙生產經過的報告書與溫斯東醫生的時候，我想確定她的來歷，就將她的姓名和在羅斯安極爾的住址抄寫給他，並且加上一句對他的介紹。一位動人的病人給我，表示感謝。

照例時醫院醫務情形規定，她只能住院一星期，我觀察她的經過情況亦十分良好。她是常常高興的，她眼中流露着的快活表情，甚至超過一般我們醫生所常見（並且歡喜看到）的母親們對於她自己嬰孩的快樂表情。沒有一個來探望她，她常常天地談天，在她床邊的桌上放着一個木書。她主要的消遣是替護士們和嬰孩送書，這些生動的小書真顯露着她無限的天才。

我注意到她常常巧妙地閃避一切有關於她自己的事，斷

定她或許是好萊塢的明星，因為溫斯東常常替他們看病的，她到我這裏來，或許為避免公眾的注意。這種事從前是發生過的，我為了尊重她這顯而易見的願望，也不去弄穿它。

她要了我的賬單，現款付清。醫院的賬單也照付現款，並且留下一大筆現金為照顧這嬰孩到她能出院的時候，「三四星期後，」她說：「等我找到了一個合式的地方可以照顧她的時候。」

以照顧她二天後，溫斯東醫生給我一封信。「我不能接受你的感謝，」他信上寫着，「因為我從來沒有叫過名字的病人。在羅斯安極爾，也沒有你寫給我的那條街，並且她的大名在電話簿上也查不出。」的確我開始驚訝了！

我每天照顧這個嬰孩。大概三星期以後，當我正好不在醫院的時候，她母親來了一封親筆信託一位護士小姐給她領出院去了！我責任已完，我想把這事忘却，但是雖然那是繁忙的醫生，仍舊有這閒情逸趣，我常常會感到這件事情在塵際盤旋着。

六個月以後，我在西都一個戲園中，我的事情已經辦完，我坐在旅客的客堂裏，聽着店主的閑談關於那些過路的人們的話，借此我消遣守候火車的光。我們面對着大街，看着那午後的陽光。

忽然一輛小轎車來正停在我們前面。當那車裏走出我幾個月以前的那位神祕病人的時候，我不禁驚得起來。她還是像我以前在醫院看見時一樣的美艷。當她踏到人行道時看到了我，覺得有些躊躇起來的樣子；她把手很快地放在頸子前面，把頭立刻一扭，趕緊走過去。

「她很漂亮吧？」旅客主人這樣說。「她是姓白利爾的，一對學生姊妹中的一個。她們生出來後一直就住在這裏的。照她看你的樣子，多中地認識你，她看了你有些個兒不安的樣子，她平常不這樣的。那另一位學生女長得跟你一模一樣，祇是臉蛋上多了一個泡。這是你唯一可以鑑別他們的記號。你剛才聽見的那個名叫南賽，另一位叫做露伊拉，已經出嫁了。這一位還不會出嫁，不知是什麼原因，照她的財貌雙全不怕沒有許多機會吧。」

「是的，」我改說。「她真是一位可愛的女孩，請點開於她的車給我聽聽吧。」

「好呀，」他回答說，「有一件事說起來也太古怪。露伊拉有一個二歲的小女兒，怪漂亮的，看起來正像她的母親，紅色的頭髮蓬鬆在她那臉蛋兒的四周，好像太陽照耀着。這位南賽小姐住在露伊拉的家裏。常常出去交際。有一天，南賽正在把她的車子從車房中倒車出來的時候，這小寶貝隨着走上車子出來的車道上而被碾死了！」

「這當然不是南賽的過失，沒有人能看得到後面這樣一個小寶貝。但是南賽看得這事十分嚴重，常常的哭，弄到後來變成神經錯亂。怎麼會使得如此嚴重呢，因為她曉得露伊拉是不能再生育的了。」

「這不過，大概經過四個月的光陰，南賽到紐約去學習藝術，這以後是她進戲園罷了，誰都知道是想換環境而己。她走了快到一年的時光。直到幾個月前她才回來。正好在露伊拉拉着她的丈夫從南方回來後不久時候，並且帶回來一個紅髮的小女孩，他們會把她收養，這個是他們已經丟掉的那一個的活影像呀。看起來活像那一個。這真

是聞所未聞的怪事吧！」

「真是一件奇事，」我說。「沒有問題這可以使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損失。」

「好說，露伊拉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南賽也卻到精神振作。當她回來時候是瘦弱的過地，現在你看她那那亮神氣，我敢說這個地方沒有人能比得過她。她很少離開這個小孩子，傍人看來都以為是她自己的呢！」

我停止了——一會兒的呼吸，好像在醫院中我曾看見過的一個可愛的紅髮女郎擁着一個紅髮小兒的影像，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

「等南賽回來的時候你要會她嗎？」我的主人問着我。「她很願意同生客們談天的。在這種小地方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可以散散心。」

「謝謝你的好意，算了吧，」我說。「我這大旅行實在感到很疲倦了，我想上樓到我房裏去休息一會兒，在上火車以前，我現在急需休息一下了！」

男女之間

若伊

對男人的興趣

蕭伯納有一次問他的八十歲的岳母：「女人到什麼時候才對男人沒有興趣？」

八十歲的老婦人回答他：「你要去問那些比我年紀更大的人。」

找到魔鬼

有這樣一個乖戾的丈夫，他能够默坐幾小時而不說一句話。有一次，他整天沒有對他的太太說話，她便點着了一枝蠟燭，在房間裏面，不斷的咒着圈子。他忽然咆哮起來：「你在找什麼鬼？」

她說：「我在找你的聲音，我真高興，終於給我找到了。」

臨時丈夫

一位美麗的少婦，離開她的丈夫，想去過幾天清閒的生活。

但火車站的規則，婦人要和她的服役的丈夫在一起，方被允許上車，她拚命的注意着擁到大門口來的乘客，希望物色一位單身的服役者——而且是一位容易接近和善意的人。

她終於選到了一位海軍指揮官，急急的向他奔去，氣也透不過來的敘述她的困難之處。那位先生，勇義的答應下來，暫時裝作她的丈夫，直到她安全的上了火車為止。

等到他們進入大門，走上客車以後，她愉快的對他道謝。

但他微笑的說：「應該我來謝謝你，這是我第一次得到結婚的經驗，而且覺得非常愉快。」

「但這也是最後的一次，」他接着說：「因為我是個天主教的神父。」

一個鏡頭

在某一處好萊塢的攝影場，發生了一個脚本上的困難。在故事中，一個丈夫和他的妻子失去了感情，但如何把這個鏡頭表現在銀幕上，大家各有各的意見，兩位有經驗的作家，研究着對話，但太冗長了。

最後第三個作家說：「那是容易的事」。結果是這樣表現：夫妻同在一架電梯中，到了第六層樓，一個年輕的女子進來——丈夫脫下了帽子。

華富運輸行

取費低廉	迅速安全	代理報關	卡車運送	船舶運輸	火車運輸
------	------	------	------	------	------

電話九六五四二號

上海漢口路五五五號

菲列賓，歸去來兮

章茶根

『菲列賓！柔和而富有情意的綠色，如今該已遮替了那鬱多樣的黑色了吧！』我在國外流浪了幾年，一旦回來，內心便在對故鄉作種種想像：我想像着嫩綠遶遊的故鄉，美觀動人。因為六月的雨季，雨季剛開始，莊稼漢們就要忙着耕種種植，一隊隊的男女男女，肩膊上背着大袋的穀子、扁豆、大捆的香蕉、野薑和波羅密……這是我記憶中的菲島！

使人愛顧的景色和賦人以希望的嫩綠——這些感觸不同的情調包圍了我，當我在八打羅菲列賓內政地部的時候，我非常疲倦，請准了長假，第一個卸脫職務！同志們的熱情時時燃燒在我的胸口，有一位勃朗上尉給我的友誼，使我衷心感激，他是我們隊伍裏的勤務長，曾用全力幫助我在返美前得到假期；另一位是山鐵可，他是應徵服役的技術人員，曾幫助我籌錢接濟母親，他們給予我的誠懇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有一次，勃朗上尉通知我：『你有着搭乘汽車的機會，輪渡軍現在全在這裏！』在戰前，由八打羅到故鄉依洛可斯爾爾，三百哩的車行非常便捷，沿途的風景也異常美麗；但如今，公路被炸燬，橋樑也都斷塌了，我們至少要繞行六百餘哩迂迴曲折的泥濘小道。

從八打羅到馬尼刺，這一段行程是容易的，第二天的早晨，我對這被砲火擊燬的馬尼刺都市，稍作觀察，我注意那些替我們裝運卡車上大件的軍用品的苦工，我驚異地問那菲列賓工頭：

『爲什麼他們都是小孩子？』

『是呀！留在馬尼刺的就只有這些小孩子了，成年的人有的死了，有的上前線去了！』

那些瘦弱的孩子們——肩頭壓着重物，顛頭欲倒。其中有一個孩子，穿着一件美國兵的襯衣，長得可以同作褲子穿，我時他把袖管捲起，骨瘦如柴的手臂上，滿是令人

發毛的疤結，他對我說：『先生！我不願意向日本鬼子鞠躬，他們便打我，但傷心得很，爸爸爲了保護我而把他們打死了……』

這些工人們沒有一個會吃過早餐，我把罐裝的乳酪和雜碎分贈一點給他們，他們臉上誠摯的笑容，彷彿是給我的唯一酬答一樣。

車上繼續行駛，載着我奔上陸途。

行到了班加爾，這是聯合省北面的一個城市，牠與我的家鄉所在的威羅，僅僅只有三十哩距離。但我必須下車，因爲運輸車要繞道另一方向去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天正起勁地淋着雨，我的心境是何等感到悵惘惶惑。後來，另一輛軍用卡車過來，居然我的招呼發生了力量，牠把我繼續帶走。

我帶着一種惶惑的心情，翻下坡去——記憶引我走向一列三間小屋的第二間，輕叩門，回答我的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然後門慢慢開啓了一條縫，我注視着一張瘦而年長的臉，充滿了疑慮，驚愕的表情：『你是泰里的女兒嗎？』雖然面來的靈感使我還擺脫口問她。

她點點頭，我說：『請去叫你的母親出來！告訴她有人剛從美國回來！』

一個身體虛弱的孩子，戴了一頂闊邊帽，像是傘子一樣，從裏面跑出來，我不待請，就跑了進去。

我的表姊泰里，沒有和女孩子同出來，只出來了表姊的母親，就是我的姑母。十八年前的姑母，是一個身材豐腴的美麗孀婦，喜愛著顏色鮮豔的衣服，她是一個精力充沛生氣勃勃的女人，她會嘲笑着我與我道別。但現在她全變了！一個形容憔悴脫光牙齒的老太婆，注視着我，她就是與十八年前同一名字的姑母呵！

『你還認識我嗎？』我彷彿哭出來：『姑母！母親在那裏？』

心不在焉



轉載美國「星期六晚郵報」

『你是誰？孩子！誰是你的母親？』

『我是曼寧！』我脫下那頂垂下的帽子，高聲地說。

『不是！』她回答說：『你不是曼寧，你一定是曼寧的弟弟英伊！』

『我是曼寧，姑母！母親在那裏？』

這老太婆掉轉臉孔，她嗚咽地說了一個字——『凱萊林』。

我立刻感到寬鬆的慰藉，凱萊林——一個隱蔽的像大園樓的山谷——那是很平安的地方，在那地方，我曾避過度過幾個假期，和父親在那裏獵野鹿，捕捉多色的鸚鵡；村人們在我們的山麓農場上採集芒果，有的收割着高地的稻穀；我們有一座很好的茅舍在那裏——母親會很平靜地住在那裏的。這時候表姊曼寧進來了，中止了姑母的體，

線景風院影電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報郵晚六期星」國美載轉

她用陌生的眼光再三打量着我，「歡迎你回來了。」
 「她這樣說。至於我，一看見她，內心就激蕩着憐憫，她的年齡與我差不多，她的歌喉，宛轉柔潤，我們曾經在一起二部合唱過許多次，但如今，她已是睜着淚眼。」
 愛斯透里許，這瘦弱的女孩子，開始啜泣着，我從袋子裏取出一件小禮物來送給她，叫她拿去玩了。
 「我必須弄得乾淨點，然後可以去見母親！」我說。
 但姑母的眼光故意離開我的視線，愛斯透里許又哭泣起來，我的腦海中，只浮現着母親的幻想，對於這些站在我前面的人的表情却沒有留意；我懂我的換上新的制服和皮

地方……」
 愛斯透里許突然叫起來：「你再也不看到母親了！她死了！弗蘭姑母和喀太姨母也死了！她們都是死在凱萊林地方……」

住着的人，都使我陷入恐怖的氣氛之中。「你母親是繼離到凱萊林去的，他們在那裏的草地上把米谷種植得很好，日本人沒有辦法找到他們……」姑母焦急地向我敘述這故事，她暫時停止敘述，對我哭泣着說：「你為什麼不早點回來？你回來得太遲了！她們就是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裏死去的。」

「我是一個兵，他們不讓我走，我必須服從命令！三月的下旬，我正在八打雁。」我的回答像失去知覺一般。
 「般尼格諾和他的妻子，孩子，弗蘭斯卡和她丈夫，還有你的母親都住在一起，住在你父親在凱萊林所築的一所房子裏，一切都平安而自足。可是不久來了一個逃難的異鄉人，名字叫薩格爾，他懇求借宿，討取食物，般尼格諾出於同情把他帶進家裏，却沒有提防到日本人是會跟踪而至的；日本人說他藏匿食米，遂抗皇軍，用刺刀刺了他的頭頸……」

她啜泣着，繼續往下講：「麥爾薩林在樹林裏採了葷菌回家，他第一個發覺這慘劇——他發覺他們都刺在血泊中，躺在他們自己的血泊中，他們的身體上滿是劍刃的創，小孩子，老婦女，男人和他們的妻子，所有的貝利羅人都遭慘慘地殺死，麥爾薩林奔到道裏告訴我們這不幸的噩耗；然後他含淚回去，草草掩埋了他的母親，父親，姑母的屍體；其他有許多人可沒有人去掩埋！」

風光明媚的凱萊林，現在變成了一個似地獄的鬼域了；食食的兀鷹在低空盤旋找覓屍體。第二天我去訪者，我呆呆地站在母親的坟墓前，悲哀的情緒統制了整個心靈，使我沒有哭泣，沒有祈禱，我祇有咀嚼！
 從母親的坟墓上我帶了一塊石子回來，我把她珍藏在衣袋裏，不肯捨棄。

有一天，我帶着疲憊沿土牆走去，我的行軍靴全濕透了。我回到聖泰·克勞士，看看我那幼年的故居；道高大

的房子裏，滿是父親母親留下的紀念物，母親所收集的古代民間小說話本，父親在蓬套克和依夫其探險的紀念品。我在屋子裏收聚遺物，有時呆呆站在那裏發怔；現在都完了，母親也死了！

在那水流深潭的河時，我停止了步行，獨自兒呆呆地凝視着水面出神，我彷彿看見母親慢慢由河那邊過來，漸漸走近我，笑容滿臉的喊着：「曼寧！」多清晰又甜蜜的音調！她全身放射着耀眼的光芒，燦爛奪目，活靈活現的。我熱切又愉快地向她走過去，但是她立刻不見了。

母親是離開我而去了，但母親對我的憧憬，會永遠存在着，保護我，懂悅我。母親的人格，始終和我處在一起，她賦予仁愛和親切的信念。

不久我回到部隊裏，美國弟兄所給我的熱情，使我的疲勞輕鬆，使我在希望中得到溫暖，我又看見那種萬有新生意義的綠色出現在我的四周間；啓示我怎樣忘掉恐懼和黑暗！

摘譯自：美國「亞細亞」雜誌
 原著者：Mannet Bunken

攪椒味道

若伊

巴德和密克在公園裏散步，密克檢到了一瓶攪椒，大概是野餐的人失落在那裏的。

巴德問道：「攪椒，是什麼東西？」
 密克笑了：「你不知道攪椒是什麼東西？吃一顆嚼嚼味道。」
 巴德咬了一口，皺皺眉頭，而密克則津津有味吃着。

「再吃一顆吧！」密克再把一顆攪椒交給她。

巴德小心的細嚼，還是覺得嘴裏不好過，第三顆，第四顆，一樣的沒有滋味。再看密克，却正吃得有味。

巴德忍不住了，說：「密克，我不懂，我真不懂。」
 密克答他：「不懂什麼？」

巴德說：「你吃的是不是都是好的？」



新疆之惡

航余

同是天涯淪落人

人一旦住在監獄，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遠較自由地生活着的時日爲短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白居易的名句，再恰當不過地描出了此中奧妙。

住在新疆監獄的囚徒，實遠較住在關內監獄的囚徒爲不自由，特別是對於政治犯，由於當局的心細如髮，到處都佈滿了耳目，偵伺着你的「一言一行」，乃至不惜派遣幹員，喬裝雜友，和你共處一室，經年累月，寢斯食斯，而你一言一行，已盡被記入對方的手冊，等到有一天被提付審訊時，你某年某月某日說過什麼話，發過什麼牢騷，表示過什麼態度，一經法官件件點出，其正確的程度，不由你不瞠目結舌，俯首無言。

然而，即使當局處處部署這種陷阱，但人天生是一種羸性的動物，一旦與向所熟悉的世界隔離，住在監獄，就不免有不甘寂寞之感。挺沉默的人也喜歡說話起來了，挺不隨和的人也喜歡交配朋友來了；嚴峻的獄規無用，當局那種陰險的苦肉計也不會使人啞若寒蟬。友情在這時比任何時候更起作用，人，確實是在得不到朋友的時候，才覺得朋友

之可貴。

現在回想起來，我竟能安然地度過那第一百零六天的生活，與其說是由於我的勇敢，理直氣壯；毋寧是由於友情的鼓勵！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我的「一號子」是「北院十二號」，同住的五個人，只有我是漢族。其他四個人：阿不都熱哈滿，維族；余生日，塔族；色樂汗，哈族；珂素夫，歸化族。除了阿不都熱哈滿說「洋派派式」的漢語外，其他三人對漢語是一竅不通；而我所以被分配在如此成分的「一號子」裏，也是出自當局的苦心設計。因爲族別不同的囚徒住在一起，至少是具防止他們彼此暢所欲言地交換意見的後果。

我從不曾有過像這一段時日那裏感到人世的寂寞，阿不都熱哈滿的「洋派派式」漢語不能安慰我的憂傷；色樂汗對我的取樂也徒增我的煩惱；珂素夫請求我交換學習各自的語文也不會使我發生多大的興趣。因爲我需要說話，需要和一個完全能夠和我暢所欲言的人說話。

然而，可悲的「北院十二號」！竟連這一點願望也成爲不可能。人是只有走進監獄才感覺到語言的享受，和一個人暢所欲言地交談，是比音樂更爲甜蜜的享受呵！

機會是如此來的：右鄰的「北院十號」和左鄰的「北院十四號」，完全住着漢族的囚徒。每天，從窗外傳進來他們在各自的「一號子」中笑語諠譁的音波，有時還聽到一些用激越的調子譜出的歌。儘管新疆的獄規絕對禁止囚徒在「一號子」裏高聲談笑或歌唱，但每天依舊有人寧願着獄卒用皮鞭毒打的危險，在放浪地高談闊論或歌唱，我深知知道每一個正直的囚徒，都不缺少一個崇高而倔強的靈魂，我每一次聽到那室傳來的歌聲，我的靈魂也就隨之而

飄揚。

「北院十號」住着一個青年歌者，每天黃昏，當整個「一號子」浸沒在淡藍的暮靄裏時，一陣激越的歌聲，就隨風飄進來。

「唱歌的人是十號的C君，新疆學院的學生，漢族人。」住在監獄已滿五年的老囚徒阿不都熱哈滿這樣說。

阿不都熱哈滿雖說經年累月關在十二號的「一號子」裏，但五年的禁錮卻不會使他孤陋寡聞；恰恰相反，他人緣很好，耳目甚多；他清楚監獄的一切，甚至那一個「一號子」住着什麼人，他都有方法爲你打聽清楚。

我說，我很願意和這位青年歌者談話。

阿不都熱哈滿非常高興幫助我，他吩咐我在一張紙條上簡單的寫幾個字。我於是這樣寫：

北院十號的C君：
我是從「口裏」來的，我想和你談談天！

北院十二號×

字條兒寫好順手就交給阿不都熱哈滿。

開晚飯的時間來了，有人打開門上緊關着的「活窗」，一個維吾爾族「工犯」（註：監獄有這種的規矩：凡是老囚徒而安守自己的，典獄長就提升他做「工犯」，不再像「押犯」時代整天被關在一個「一號子」裏。「工犯」的工作由典獄長按照他們的能力，逐級統籌分配。「工犯」可以自由在監獄各處走動，飲食也遠較「押犯」爲優。「工犯」之在監獄，被普通囚犯看做異類。——作者）捧着許多「饅頭」（燒餅）探進手來。

大夥兒都蜂湧地走近那面「小活窗」伸手要「饅頭」，就在這個時候，阿不都熱哈滿看着看守不在

旁邊監視，便用洋幣低聲地懇求他把字條兒送到十號去，那「工犯」總算肯照辦了。

就是這樣，我才認識了C君。

記得，第一次我們是這樣開始談話的：

「十號」在我們的牆上敲了三記，這是一個暗號，於是我們立刻還敲三記，接着聽見C君的吶喊聲：

「十二號X先生！爬上窗台來！」

我爬上窗台去，整個窗框原已釘上木板，密封起來，就只留下右上方一尺見方大小的空隙作為「活窗」，以便流通空氣。

「我是X！你是C先生麼？」

「我是C！你好麼？」

「我很好，多謝你！你好？」

「我好，我好，你不要難過！」

「快了吧？」

「快，你就快要出來了，剛才有一個姓黃的「工犯」告訴我，朱紹良將軍已到新疆來，中央一個轟炸中隊也在哈密集中了！」

「好消息！」

「你吩咐同黨的把風，看守就要來了！」

阿不都熱哈滿早就熱心地為我守住門上的「小活窗」，用耳朵緊貼着門板，細心地辨別着甬道上看守時遠近的足音。

「X先生，你從「口裏」來，也得受這種活罪，太不值了！」C君太息着說。

「大家都一樣，你怎麼進來的呢？」

「我是學生，新疆學院的學生，三年前被敲上一頂參加陰謀暴動的帽子，就一直關在這裏。」

「你過堂（受審）了麼？」我關心地問。

「別提吧，什麼「過堂」，乾脆說就是「刑訊」，前年被提受審時，法官硬要我承認是國民黨，

反蘇份子；今年第二次受審時，又強迫我改口供，要我承認自己是共產黨，親蘇派。」

「你承認了麼？」

「都承認了，人是肉做的，經不得打，只好承認了。」他太息着，接着是一段沉默的間歇。

「C先生，你的歌唱得不錯。」我忽然想起他的歌聲來。

「X先生，你太客氣了，如果你願意聽，以後每天黃昏，就在這個窗口，我給你唱歌，慰勞慰勞X先生！」

我的眼睛發潮，沒有想到萬里投奔新疆會坐牢，更沒有想到竟會享受到這種意外的友情，我只想哭！

從此，我不再感到寂寞。每天，我照例要爬上窗台和「十號」的C君交談，阿不都熱哈滿照舊熱心地為我把風。我從沒有感到友情竟是如此甜蜜，與人交談竟能如此開心！人一生一度進入監獄，未始不是一種幸福！

感謝「十號」的C君，由於他的介紹，不僅和「十號」所有的難友交談過，而且也和「十四號」的難友交談過。C君是一個熱情橫溢的青年，每天他老愛爬上窗台向他的鄰室做一番關於我的介紹，如此轉帳傳遞，我簡直揚名「北院」，從此我不再孤獨了！常常有人從遙遠的「號子」那邊為我問好，倘使問好的人住在「二號」，他就把話傳給「四號」，「四號」傳給「八號」，「八號」傳給「十號」，「十號」傳給我！反之，問好的人住在「二十號」，就由「二十號」傳給「十八號」，「十八號」傳給「十六號」，「十六號」傳給「十四號」，「十四號」再傳給我！我每在心境不快時就爬上窗台，和四方八面的人「打電話」，（獄中俚語，即談話。阿不都熱哈滿永遠不辭勞怨地為我把風。）

「十號」的C君更熱心地為我向四方八面「接線」。我的獄中歲月就是靠了這些友情才能支持，然而我們彼此卻一直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等到C君由典獄長調充「工犯」的時候，我才有機會認識他的廬山真面目。而其他許多長期交談過的難友，也一直等到彼此開釋以後，才有見面的機會。然而人事倥傯，卻反而較之在獄中時更為疏遠了。現在回想起來，使人不禁感慨萬千。

新疆的獄現是有名厲害的，以上所描述的情形，早經歷為例禁。但我們卻永遠是熱情橫溢，常常為了贏得對方的一聲呼喚，寧可冒着皮鞭和毒咒的危險。這種醇厚的熱情，在沒有入獄經驗的人，怕是難得體驗到的。

興坦君，另一個青年歌者，是我的摯友，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那一次新疆的政變中，他當日即被捕入獄。他住在「北院二十號」，和我的「號子」相隔四個房間，自從經我發現他的「號子」就數後，每一次，當我心境感到不快時，就心血來潮地爬上窗台，把嘴巴湊近那塊一尺見方的空隙大聲地叫：

「興坦！興坦！」

「X！你好麼？」

「我好！你好麼？」

「我好！你好麼！」

於是便感到無限滿足似地跳下窗台，自然，每次我都決不會忘卻道謝阿不都熱哈滿為我把風的辛勞。

記得一九四四年的中秋節我是在新疆的獄中渡過的，隔壁「十號」的難友因為都是本地人，他們的家族在這一天都為他們送來各色過節的食物。我們「十二號」房間的難友，卻因為都不是漢人，沒有過中秋節的習慣，所以今天他們的心情上不會

掀起什麼波瀾。只有我，一個遠戍塞外的漢人，逢此佳節，百感交集，不免悲從中來！

黃昏時分，我聽見「十號」的C君在呼喚我的聲音：

「X先生！「十二號」的X先生！」

我爬上窗台去，我說：

「我在這裏！」

「X先生，今天我的母親給我捎來一些月餅和幾隻蘋果，差不多都給本房間的弟兄瓜分完了，現在我特別為你留下一些，馬上就由「工犯」送給你，禮輕情意重，不要見笑呀！」

我說了道謝的話，回到自己的舖位，我忍不住淌下兩行熱淚，是感激之淚呢？是悲傷之淚呢？開晚飯時，「工犯」把C君的贈物交來了。同號的難友都是伊斯蘭教徒，不吃滌雜過豬油的月餅，我把蘋果分贈他們，但我自己卻沒有獨佔所有的月餅。

我記起興坦來了，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時候，我還依戀着昔日的友情。我請阿不都熱哈滿為我翻譯，我對維族「工犯」說：

「你等一等，我有幾個月餅託你交到「二十號」的譚先生，還有一張便條請你帶去。」

便條上是這幾個字：

興坦：
時逢佳節倍思君，月餅數色聊助雅興！
X X

當我們遠戍現在年輕的時候，我們的父輩不是諄諄訓誡：世間上唯有窮鬼極惡的人才會入獄麼？可是現在我們卻親身說法，扮演了無罪的囚徒，不懂我們既未窮鬼極惡，且還是一付菩薩心腸。還在父輩的人看來，不是一件奇蹟麼？

我們在獄中的那些日子，唯一能使我们享有較大的快樂，就是每天三次十五分鐘的「放封」時間，（註：獄中規定每個「號子」的囚犯得在早、午、晚由看守領出囚室大小便及散步，這個時間稱為「放封」，每個「號子」的「放封」輪值，是採取循環制以定先後。）

一個附設便所的小天井去，這是一塊長度約四十呎，寬度約二十呎的天井，四周圍繞着城壘式的高牆，牆上有小路可通四邊的瞭望塔，我們恰像魚兒游在缸中，荷槍實彈的哨兵高踞塔上監視着我們的一舉一動。

然而我們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真正地得見天日，我們一邊悠然地在這個小天井地上作着舒徐的散步，一邊邊悠悠地神往於天上的白雲，和穿臨白雲自由地翱翔的飛鳥；我們雖說已是一個囚犯，但卻還不缺少這種美麗的情操。

我在獄中是何等飢渴於友情之迫念啊！作為我們的散步場的天井是用沙土鋪成的，我甚至常常利用這寶貴的幾分鐘時間，從印在這邊上的鞋印去盡別我的友人。在我遠居新疆的時代，關內流行的膠底皮鞋，對於本地人是少見的奢侈品。有一次我發現沙土上印着的鞋印正像我自己的鞋印一樣，是膠底皮鞋的！

「阿不都熱哈滿，阿不都熱哈滿！這裏一定有我認識的人，你應聽這些鞋印，和我的完全一樣，他們一定是從「口裏」來的！」

長期的監獄生活，已使我們的外形改變，每一個人都是衣衫襤褸，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殘廢而散，但改變不了的是我們內在的心腸，和崇高的靈魂。

常常我們要在沙土上留下自己的感情，我這樣寫着：

興坦君：我懷念你！

或者是：

「你好麼？你的大型樂曲寫好了麼？」

阿不都熱哈滿也在寫點什麼，他寫的是維吾爾文，我雖然看不懂，但他告訴我，他也和我一樣飢渴於友情。

但後來我才知道，興坦君並沒有看到我留在沙土上的文字，第一，他根本就不在我們的天井上「放封」（註：監獄的散步場不只一處，那一個「號子」的人應在那一處「放封」，完全由監獄當局隨意指定），看守還得親自到「放封場」巡視一番，然後發現沙土上留下字跡，他就會隨手拭去。

我清楚地知道，懷着如此豐富的感情走進監獄的人，決不只是我一個；雖然當時的地方當局對監獄

殘酷的人；恰恰相反，經過殘酷的捶鍊，我們更堅定地面對現實的挑戰；我們即便是一個卑賤的囚徒，但我們的人格卻並不會貶值。

